

童眸

精典名家小说文库

谢有顺 主编

张炜 著

张炜 著

作家出版社

经典名家小说文库

谢有顺 主编

童眸

张炜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童眸 / 张炜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8.6

(精典名家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212-0086-7

I . ①童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24899 号

童眸

作 者: 张 炜

责任编辑: 丁文梅

装帧设计: 精典博维·肖 杰 马延利

责任印制: 李卫东 李大庆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25 × 185

字 数: 77 千字

印 张: 6.25

版 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086-7

定 价: 39.8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入境 / 2017年 / 190cm × 120cm

目录

童 眸 ... 1

一地草芒露珠灿（代后记） ... 153

童眸

天刚刚透明，村子外面十分安静。田野上，那一条土埂隐约可辨，刚长了几寸高的麦苗好像是黑色的。远处更加朦胧，也更加诱人，那很远很远的地方是什么？……村子慢慢落到身后去了，这才听得清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：小孩儿哭了，老头在咳嗽。狗叫得嗓子尖尖，它大概是盯住了天上的一颗星星吧——它只有把鼻子对准星星的时候才会发出这种声音。

细高个子长乐趿拉着一双烂布鞋，不紧不慢地往前走。他腰上还别了个奇怪的东西。他一走路，脚底的烂鞋子就发出“唰啦唰啦”的声音，身子也随了这声音

左右摇晃。有时候他搓一下眼睛，转过头到身后的暗影里寻找着什么。他往后看一眼，也就放心地摇晃着身子往前走去了。

小荒就跟在离他两三百米远的地方。他不想走到长乐的跟前去，因为那个细长个子高兴了就伸出手撸一下他的脖儿。那只满是老茧的手，碰到皮肤上简直像锉子一样。

长乐这个人是很让人怕的，对谁都不客气，所以才让他负责看护大海滩。年数多了，村里人跟长乐只叫“看泊的”“那个看泊的”……小荒是跟上他去看大海的。

海是什么样子的？很大、很圆吗？有人说海是天上余出的一块，铺展到地上来的。小荒不明白海是什么样子，一个人做了各种想象，急于去证实一下自己的想象力。其实海离他的家不过才五六里路，只是家里人不让他去罢了。有一年夏天，小荒瞅准一个中午就往北方跑去，可刚跑开不远就被家里人追上了。家里人从此对他

十分严厉，告诉他，不到了一定年纪是决不能上海去玩的：谁家的孩子淹死了，谁家的孩子在海滩上迷路了……你不怕吗？我不怕。不怕也不准去，反正是不准去了。

总之，小荒的运气很好，他虽然又硬挨了两年多，但还是没有待到规定的年纪。他终于在这个早晨跟上长乐看海去了。长乐被小荒的家里人反复叮嘱过，所以长乐对小荒严厉一些，比如按时撸几下脖子，都是可以谅解的。

天渐渐大亮了。东方红得可爱。

小荒几乎从来没有这么早起来看过天空。他有些新奇地看着天际一丝丝地改变颜色，兴奋得老要呼喊点什么。空气的味道也似乎香甜可口了，他大口地、不住气地喘息着，咂着舌头。他看到长乐也像他一样高兴，竟然哼唱起来。长乐哼唱的是一首奇怪的歌。

那歌子说一群姑娘去大海上挖海扇子，带花纹的海

蛤，一个个都怎么怎么俊，怎么怎么俊。她们的运气也好，正遇上大海落潮，就扑通扑通跳进浅海里了。歌子的最后一句是这么唱的：“摘下了草帽就把个裤腿挽哪，看看谁是模范……”谁是模范？挖海扇子的人里面还能有模范吗？小荒听了只是笑。

长乐见小荒在笑，更加高兴了。他步子拖得很快，有时还将布鞋甩到三尺多高，再用脚掌接住，而且正赶步子。他回头嚷着：“海蚬子，吃过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

“海扇子是好东西——生能吃，熟能吃，盖子一掀，能把你鲜个跟头！”

长乐咂咂嘴又补充一句：“像你这么个小孩儿，能鲜个跟头——跟我去翻跟头吧，我用松树毛子燎了你吃，一燎一包油，‘吱吱’先吸汤……嘿嘿！海里好吃的东西多了，海滩上好吃的东西多了。你见我上海滩总不带干粮吧？用不着带，遇什么吃什么……”

小荒听到这儿想：“遇上个刺猬，让你吃！”正这样想着的时候，长乐就说到刺猬了：

“刺猬那东西真多，包上泥团子烧一烧，没比……”

小荒觉得前边正有一个无比神秘的世界在等待着他。他真想这样问下去：海还有多远，海是什么样的，海滩老大老大吗？他这样想着，最后只奇怪地问了一句：

“海滩上有鬼吗？”

长乐停住了步子。他锁着眉头盯住小荒，一动不动。这样看了足有两三分钟，小荒都有些打颤了。小荒觉得长乐的脸一下就绷紧了，黄中透青。他的粗粗的黑眉抖动着，一双眼睛挤成了三角。这双眼睛，眼珠黄黄的，眼白也不白，小荒可算看清了这双眼睛！正在小荒惊讶的时候，突然长乐开口喊了一声：

“海滩上有鬼！”

小荒往后退开几步，愣愣地看着他。

他咬了咬嘴唇，把手搭在腰间插的那个东西上，向着北方望了望……他又继续往前走去了。可是他再也没有笑一次。

他腰间插的那个东西是一把木铲：很细很长，铲面儿很窄。说它是木铲，还不如说它是一把木剑。它是硬柞木磨成的，刃儿很锐。小荒知道这种木铲是挖山芋时用的，只是不知道长乐为什么带着它看泊！在小荒的眼里，看泊的人一般都带一把镰刀或一截铁棍，来做护身的武器。他带个木铲好做什么呀……

树木开始多起来。阳光被树木遮住，变成一大束一大束的。一群群鸟儿落在树的尖顶，往下看着踏入林间的两个人。脚下的小路被草窠和荆棘缠满了，走路需要特别小心。小荒知道他们已经进入大海滩了！

哦哦，大海滩，神秘的——对一个孩子一直是守口如瓶的大海滩，终于出现在眼前了。你的背后，你的边缘，就该着是大海了。瞧阳光一道一道交织在草地，在

树梢，在黄蒙蒙的沙子上。一只鸟儿尖声大叫，嘎嘎地飞到一棵树上，又发出咳嗽似的声音，停留了一小会儿就飞去了。身子四周，到处是古怪的树木和花草，它们都是陌生的，可又都是笑吟吟的。蚂蚱飞起来，落下去；蝈蝈儿藏在绿叶深处欢叫。小荒的头四下转动着，等到定睛去看长乐的时候，长乐已经不见了。他奔跑起来，等他重新见到那个细长身影的时候，才松了一口气。这时他觉得两脚和两手都有些疼，低头一看，原来刚才绊跤子时，手脚被棘窠子划了无数道的口子，鲜红的血正流出来，有的滴到沙土里……

长乐回头瞥了一眼，就慢慢走了过来。他有些生气地对小荒咕哝了一句什么。

“我……我拔下脚上的刺！”小荒蹲在没有棘窠的地方，忍着疼用手去拔扎进皮肉的刺。真疼啊，他咬着牙拔着。

可是长乐不耐烦起来。他蹲在一边，看着，咬着牙

齿。突然，他伸手抽出了腰间的木铲，扳过小荒的屁股，“啪啪”地打了两下。长乐打着，骂了几句，骂得十分粗野。

二

沈小荒还记得二十多年前的那一个早晨。童年的印象真是奇怪，它竟然会如此地清晰。生活往人的大脑里塞进了多少东西，可永远挤不掉那个早晨。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个秋天——准确点说是个初秋的早晨，他和一个看泊人看海去。看到了什么，他记不很清了，反正是第一次看到了海。二十多年后他回忆童年的时候，首先映入脑海的是他跟上一个成年人往荒滩上不停地走……

他吃过晚饭，觉得身上很疲累，就在沙发上仰一会儿，闭着眼睛。爱人蓉真用手拭了拭他的额头，他笑了笑。她坐在他的身边说：“跳舞去吧？机关的年轻

人都去……”他摇摇头。这一摇把爱人吓了一跳：“好啊，你不去。机关的第一次舞会你不去。你可是团支部书记！”

他在心里嘲笑她的大惊小怪。我不去怎么了。我就是不去。我就是要做一个敢于不参加舞会的团支部书记。哼。你今天积极了。你忘了前不久那会儿跑回家来说——跳舞的都要抓起来，你跳了吧，跳了吧。我说我没跳，我还没学会——这时候你才眉开眼笑。哼。我倒想我当时真该跳过几场才好呢……虽然这样想着，他还是站了起来，到一边的衣架上去寻外套了。系上领带的时候他暗暗想：我是团支部书记啊！

他们手挽手地往机关大院走去了。他们的宿舍楼离大院有二里多路，为了增加些锻炼身体的机会，他们从来上班不骑自行车……天还没有黑尽，街上的小摊还没有完全收起来。时近初春，可是还是有些冷。小摊前的生意人大都穿着厚厚的棉大衣，年轻些的穿鸭绒服。蓉真

被一个摊子吸引着，胳膊勾着他往前挪动，直到快要走到近前他才看清那是卖牛仔裤的。这个人有本事，不知怎么捣鼓来这么多的牛仔裤，用绳子吊在几行木柱上。他特意凑近商标看了看：一块铜板钉在后屁股那块儿，上面印着一个叫不上名字的、很吓人的动物。蓉真在十天前就穿上了牛仔裤，当时他还担心这种裤子会叫爱人半天工夫就叫起苦来，可是第二天问她感觉怎么样，她说可舒服哩，怪不得风行这么快……到了第三天上，他发现爱人似乎比过去更洒脱了。到了第四天上，他感到爱人的确变得比过去温柔了。

沈小荒长久地站在小摊跟前看着。卖东西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，削肩膀，高个子，自己也穿了一条牛仔裤。她苗条、漂亮，不搭理顾客，只是若无其事地在挂着牛仔裤的木柱间旋转着身体。他看着她，要买条裤子的念头竟然越来越强烈了。他掏出钱来，爱人说你傻吧，你是参加舞会去的。他就像没有听见一样，很快地